薇薇安的日記 — 2015 年 2 月

2月12日，星期四：我們在二月參加的第一場特殊活動是我兒子班和他太太知佳邀請我們（安德瑞亞和我）參加，一場在皇家慶典音樂廳舉辦的音樂會。（知佳也彈鋼琴，但她目前手邊沒有鋼琴可以供她演奏。）節目表用的是法文。第一位上場的是鋼琴家內田光子，她像是蓄勢待發的老虎般準備演奏拉威爾的鋼琴協奏曲。知佳說：「其他鋼琴家在表演前會坐在鋼琴前沈靜一會兒，為即將釋放的音樂之美做準備；內田光子精確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演奏效果，她在後台已經作好準備，一上場就以最準確的方式敲擊每個音符。」

接下來是拉威爾的歌劇「孩童與魔法」
。這是一場音樂會，交響樂團的位置在台上，每個歌者都扮演幾個不同的角色，服裝隨著角色轉變略微調整 —
有時候只是換個配件。這故事是關於一位頑皮的男孩
（由一位年輕的女高音演出）困在屋子裡，拒絕做作業（數學作業以人的形象出現）。這男孩對著「媽媽」
翹起鼻頭、拉下臉來，氣呼呼地對待那些前來抱怨他的家用品們：他用腳跟把扶手椅的布面蹭破，中國杯對著馬克杯唱道：「馬克杯你還好嗎？」
，他們怕男孩會把他們摔碎；他虐待關在籠子裡的松鼠，而且還玩火。這調皮男孩的房間陳設在交響樂團後面高一層的地方，但是所有的歌者可以自由地移動位置 —
他們大部分會走動到交響樂團前方。以音樂會的形式演出時，不論是舞台服裝等的裝飾或是演員的表演，因為能感受到交響樂團的存在而

互相配合，都顯得特別地即興以及生動。

拉威爾是如此地富有創作才能；他令人陶醉，令人眩惑，如此地法國

，且如此地瀟灑：精神上令人感到振奮無比。

拉威爾的書桌，攝於他位於蒙福爾的房子

這故事是由法國女作家柯萊特所作。她年輕時是法國知識份子們的寵物。克勞丁，這一系列關於她在鄉間度過的青年時期及成長過程的小說，在當時造成一陣轟動。如果你想要擁抱「美好年代」
時期法國的法蘭西感
（這時期著名的人物包含了畢卡索、雷諾瓦、香奈兒、奧芬巴赫、蘭波、約瑟芬·貝克、谷克多...等，名單可以無止盡地延伸），想感受波希米亞情調或藝文沙龍風情，你必須讀科萊特。這是西方世界智識產

出的巔峰時期，當時有句話是這麼說的：「當美國的好人去世之後，他們就到巴黎去。」

2月22日，星期日：紅色標籤系列的成品適時送達，這給了我們充分的時間準備及享受這場秀。莫瑞負責這個系列，他和我們的珠寶匠人合作做出超級龐克的珠寶飾品，同時建議以龐克作為髮型和化妝的主體。我總喜歡那些看來像是女孩兒們自己動手做的造型，模特兒們也很喜愛這樣的風格。

我在新聞稿中描述了紅色標籤女孩的特質。

票　投　綠　黨

紅　色　標　籤　　２０１５/１６秋　冬

穿紅色標籤的女孩 —

我想跟你們說說關於她的一些事，她有點兒像我。她很幸運地出生於這個國家，當她17歲的時候，和家人一起搬到倫敦。她知道所有樹木的名字，而且一直都喜愛閱讀。當她來到倫敦之後，一有時間就會造訪美術館。她熱愛藝術並且真的覺得文化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們有真正的文化，就不至於讓自己置身於現在這樣的情況。文化已經被消費給取代了 —
與文化相較，消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此時，我們被這個世界上1%的掌權者所控制，他們鼓吹消費，他們鼓吹戰爭，他們正把我們領向災難。我們正處於難以置信的危機之中，投票給其他政黨是沒有意義的。她會把自己的一票投給綠黨。

這個月其他的時間：我仍舊忙著和安德瑞亞一起設計金色標籤的衣服。至於知性上的食物，我正慢慢咀嚼「馬克白」
這部作品。倚在床上看書是我最快樂的時候，一次讀個幾行。莎士比亞的詩歌是最深刻的，我感覺有如著魔般地需要完全理解他字裡行間

的意思。

下面引用的這一段文字是對於一位國王的觀察，要弄清楚字面上的意思挺難的。（但令人驚訝的是當以表演的方式呈現時，你確實是瞭解它的）。

Dun. See, see! our honour'd hostess.— 10
The love that follows us sometime is our trouble,
Which still we thank as love. Herein I teach you,
How you shall bid God 'ild us for your pains,
And thank us for your trouble.

當肯：「瞧，瞧，我们的尊貴的主婦！到處跟随我们的摯情厚爱，有時候反而给我們带来麻煩，可是我們還是要把它當作厚爱來感谢；所以根據這個道理，我們给你带來了麻烦，你還應该感謝我们，禱告上帝保佑我們。」

當肯所要表達的是：「你給我的愛是一種負擔（指的是作為一個國王這工作），但我接受它作為愛，基於你從表達你的愛之中所得到的樂趣，你必須請求上帝給予我獎勵。」
馬克白夫人接著以她那正式的歡迎討好了當肯國王。這裡有些模棱兩可之處：模糊的是國王告訴馬克白夫人他接受她的愛是真誠的這一點— 儘管她和他（大概）都知道那只是個形式。

為什麼莎士比亞需要當肯做這樣的回覆呢？大概是要設計奉承當時真正的國王詹姆斯一世吧。透過表達一個國王不尋常的日常想法，當肯毫不客氣但又親切地建立了他的優越感。我們對這個角色產生了興趣，把他當成真實生活中存在的人物，而這也讓我們覺得眼前上演的這齣戲確實發生在真實的生活之中。如果馬克白把他殺了，馬克白殺的是一位我們現在認識的人。

莎士比亞一定是從某處得到這樣的想法 —
例如透過收集其他的想法或經驗之類的。發明講的是串聯起不同的關係（這也是個人獲取知識的方式）。他的戲劇把這些想法結合起來，是將他們善加運用的一種方式。（我剛剛描述的是想象力運作的情形）。

我之所以引用這一段話是有其他原因的，這可以應用在我自己身上。我是一位公眾人物，人們會向我索取照片，有時也會要求簽名。通常我很高興這麼做，和一個人打招呼其實花不了幾分鐘的時間，但是曾經有兩次我拒絕了，之後覺得很後悔。這次我又重蹈覆轍：紅色標籤秀前夕，我和安德瑞亞到公地上散步，途中進了一家冰淇淋店，同時店裡還有六到七位大約十至十一歲的女孩子，她們真是世界上最甜美可愛的小不點兒，其中一位認出了我來並且向我索取照片。當時我心裡因為擔心金色標籤的進展而有些壓力，一時之間成為整間店的焦點，還必須和這麼多孩子們互動，我覺得自己應付不來，所以直接起身走了出去 —
當時我真的必須離開現場！我們回到家之後，我對自己的反應覺得很生氣，安德瑞亞跟我說：「我們再回店裡去吧。」我想想覺得太晚了，她們應該不在那兒了。不論如何，我當時就該好好回應她們。之後的兩天我都因此而覺得不太開心。

莎士比亞的文字之所以如此深刻的原因，是因為他感覺人類是宇宙的一部分，但我們的野心使我們任性地無視人類真正的潛能。

—Thou sure and firm-set earth,
Hear not my steps, which way they walk, for fear
Thy very stones prate of my where-about,
And take the present horror from the time,
Which now suits with it.—

堅固結實的大地啊，不要聽見我的腳步聲是向什麼地方去的，我怕路上的磚石會泄露了我的行蹤，把黑夜中一派陰森可怕的氣氛破壞了。

（譯注：薇薇安引用了一段馬克白謀殺當肯前內心的獨白，以下的文字是她自己對這段文字的詮釋。）

時間與恐懼融合為一，馬克白的能量是如此強烈地聚焦，使得所有其他的能量也成為它的一部分。石頭是能量，時間是能量，也許所有的一切都是能量。他恐怖罪行的能量將永遠困在這院子裡。（具有通靈能力的靈媒可以感受到這樣的能量，因此這也可以說是對解釋鬼魂存在性的其中一種說法。）